



姚谦

音乐制作人

Music Producer

游走于两岸音乐界

## 新音乐“激活”了我

最近，随手翻开手机，屏幕里频繁跳出的音综新闻，或是几位我长期关注的年轻乐评人的文章，总让我有种奇妙的既视感。这份由算法投递来的热闹，倒像是一面隐形的镜子，照见了我与音乐之间重新建立起的、那份久违而紧密的联系。我心里明白，这份联系多半源于锤娜莉萨的新专辑正陆续分曲上架。

回想起两年前刚动笔时，我曾私下对自己说，这或许会是我音乐生涯乃至于人生的最后一个作品了。那时的我，正站在生命的转折点，面对着突如其来的身体考验。这长达两年的时光，我几乎是在一场与生命的搏斗中度过的。在那些安静得只能听见心跳的病榻时刻，命运像是一位严厉却慈悲的老师，迫使我向有限的时光低头。我开始学着谦卑，在那份低头中，我看见了过去未曾察觉的虚荣与执念，也才真正开始踏实地自省。

于是，我试着以一种近乎归零的心态，重新去面对这些半生所爱。我开始重新阅读、重新理解，也开始回馈，以此去检验生命在不同阶段所能产生的价值与意义。我必须特别感谢锤娜莉萨，在得知我最艰难的身体状况后，她依然选择交付那份纯粹的信任，坚持要与我一同完成她人生中的第一张音乐专辑。这份信任，无疑是那段幽暗日子里，最温暖的一道光。在最为艰辛的那半年治疗期里，我的生活被简化到了极点。支撑着我的，

是两件心头大事：一是当时正进行中的“常玉展”，二是锤娜莉萨的专辑。这两件事，一件代表着我对过往美学的梳理，一件象征着我对未来创作的延续。

在那份忧伤的底色中，常玉的画作给了我一份安静的慰藉，而锤娜莉萨对音乐渴望的热情，则给了我一份向前的盼头。它们像是一座桥梁，连接起我台北与北京的生活，也连接起我受挫的躯体与渴望重建的灵魂。随着治疗有了好的进展，身体进入修复时期的

同时，我开始大量聆听平台上那些新上架的作品。这与我上个世纪所经历的唱片工业完全不同。我开始接触往日我不那么熟悉的音乐类型，那些充满实验性、碎片化却又生命力旺盛的旋律。我意识到，这已是一个迥异于过往的新生态。从音乐网站、社交平台到群体情绪的发酵，音乐已不再仅仅是封装在CD里的过往，而是当代人解读生活、标签自我的不同方式。当我不再带着过往身为“资深音乐人”的限制与成见去阅读音乐时，音乐也正以一种新鲜的甚至是前所未有的频率，重新“激活”了我。

在这场长达两年的音乐旅程中，我有幸遇见了一群在新时代成长的词曲作者、制作人与企划者。他们年轻、直接，对世界的感知是活泼生动的。他们刷新了我对新时代音乐秩序的理解，更让我看清了自己，那个依然热爱着音乐的我，现在应该站在什么样的位置。

在这场长达两年的音乐旅程中，我有幸遇见了一群在新时代成长的词曲作者、制作人与企划者。他们年轻、直接，对世界的感知是活泼生动的。他们刷新了我对新时代音乐秩序的理解，更让我看清了自己，那个依然热爱着音乐的我，现在应该站在什么样的位置。

**音乐不再是封装在 CD 里的过往，而是当代人解读生活、标签自我的方式。**